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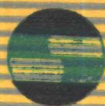
上海, 1862年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1862NIAN

于醒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1862年

- 于醒民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1862NIAN



责任编辑 唐继无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上海，1862年

于醒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插页8 字数 345,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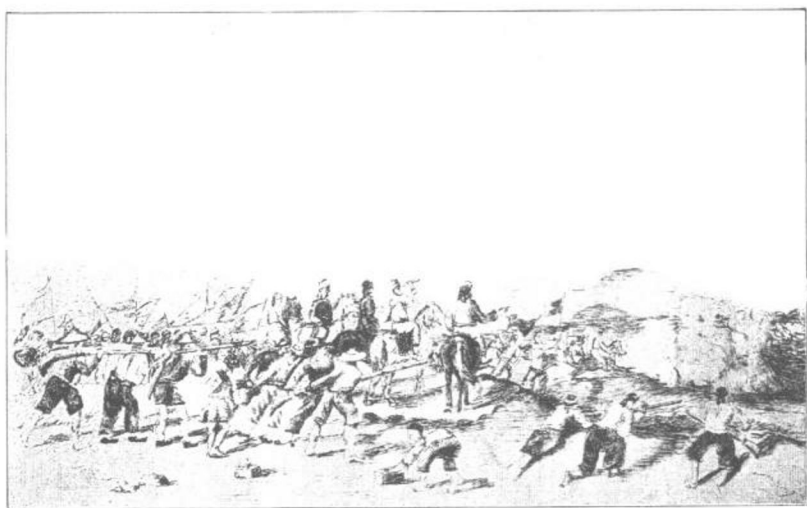
印数 1—13,000

ISBN7-208-01067-6/K·226

定价 8.75 元



忠王冠服像



太平军在战斗



李鸿章(1862年)



王 韬(1883年)



弗·唐·华尔(18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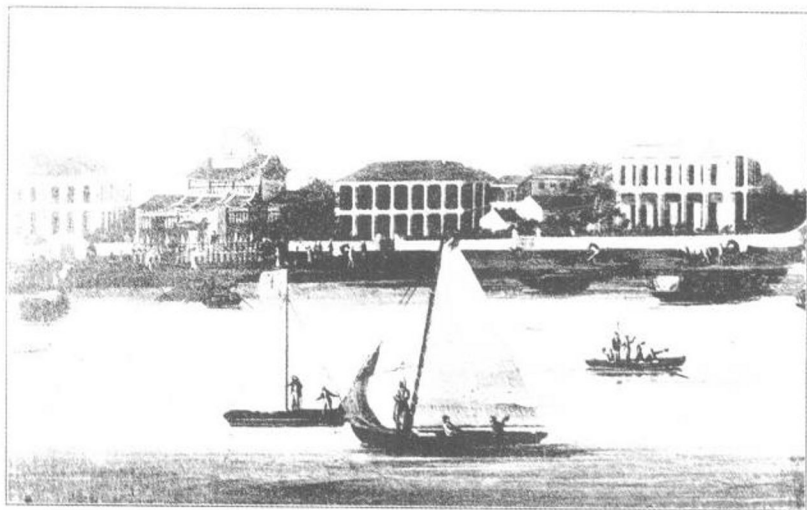
戈登(1864年)



英国海军何伯中将



法国海军卜罗德上将



上海外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1862年上海城西门

目 录

第一章 “长毛来啦!”	1
一、暴雪迎灾年	1
二、华洋会防	48
三、天国从上海消失	92
四、三角调情：鬼子、鞑子、“长毛”	127
第二章 中国早期资本家的畸形摇篮	157
五、半殖民地袖珍王国	157
六、华尔兄弟历险记	189
七、大亨道台吴煦：一仆两主	221
八、大亨们和畸形儿	252
第三章 李鸿章的崛起	
——洋务运动开锣戏	288
九、“叫化子兵”到上海	288
十、无冕之王	
——李鸿章与上海势力	322
十一、“常胜军”狂想曲的终结	354
第四章 王韬和海上狂士之谜	388
十二、“长毛状元”及其友朋的抱负	388
十三、酒楼、青楼、洋楼	415
十四、万里长城前的异端	440
后 记	473

第一章 “长毛来啦!”

一、暴雪迎灾年

公元1862年,中历太平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干支为壬戌。新春前的腊月二十七日,上海开始飞雪;第二天下午1时许,上海史上罕见的暴雪骤然猛降,接着持续五十八小时倾泻不歇,一直下到除夕半夜11时以后^①。

从上海华界县城、租界洋场,到近郊远野,到极目不能视及之处,积雪莽莽,宛若银海。在市区,积雪最浅二尺五寸;在四郊,崇明岛上的雪四、五尺厚,到宝山是五至六尺,到浦东是从三尺多至五尺多不等,华亭县、娄县三尺多至六尺,青浦县、嘉定县是四至五尺。个别地段的雪还要深,如闵行附近有深达一丈的;青浦县西端有深达一丈多的。有的地方,雪象白沙一样堆得与屋檐一般齐。这对通常仅以寸来计算降雪量的上海人来讲,其惊愕几无可名状^②。

上海人一时不知道的是,这场暴雪所波及的范围极广,它以上海为中心,向北、西、南拉开半径一千余里不规则的扇面,包括苏、鲁、皖、鄂、湘、浙好多地区,全都皑皑素装。它加剧了上海地区的酷寒^③。

黄浦江结冰了:滚滚浊流顿成皎皎玉蟒。227里长的江面大

2 第一章 “长毛来啦！”

部分变为玻璃大道，上面可以行人走马。直到2月12日黄浦江才完全解冻。解冻前后，巨大的冰块、冰凌在江中挤压撞击，碰坏一艘艘船只④。

大自然的这一奇观在上海诚属罕见，却并非绝无仅有。太古不论，四个世纪前的1454年，上海曾降四十天大雪；1509年至1510年之交，浦江连底结冰一个月；1655年、1810年，这条江两次冰封断流。纵使如此，暴雪迎岁毕竟不是末端小节，它总似预兆1862年会出现不可捉摸、非同寻常的变化⑤。

如果当时有摄影机，定能摄下发人深省的镜头：到处是冰尸，到处是倒塌的房屋棚舍。在倒塌的茅庐瓦宅内往往空无一人；在城厢、租界、倒塌的大棚内又常常挤满老老少少。没有倒塌的建筑物内，幸存的上海人在大年初一发现他们的大门被雪封住。早上，当他们从窗口爬出来后，忘记了按惯例正衣冠拜天地、燃鞭炮。江皋霁雪是名闻江南的上海八景之一，自古文人墨客对之咏叹不已。然而，在华洋官府禁放爆竹的这年岁首，人们无心赏雪⑥。

四郊无数的冻尸中，挺立于冰雪之间的一具具站尸是被人们称作“长毛”的太平军官兵的遗体。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目光似乎仍炯炯有神，长矛、火绳枪和前膛枪仍紧握不放。他们的目光、矛头、枪口直对着上海。把他们星星点点的献身之地连接起来，会形成一道道环绕上海的包围圈。是的，进攻上海的总数达十二万人的太平军在已经包围上海后，大部分已退回大小城镇和据点，如进至浦东天灯港准备西渡浦江的一支退回高桥镇，进至大场的一支退回嘉定。可是，不仅勇敢的岗哨和尖兵不甘心后退，大队的将士也有不少宁可冻死，不肯放弃阵地的。诸翟镇的五、六千太平军官兵挤在三座原清军营房里，大通庵（今天通庵路口）的几十名“长毛”坚守在原阵地⑦。

严寒使太平军伤亡惨重。暴雪肆虐最狂的腊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六百名“长毛”冲到北新泾前的侯家角，一千多名“长毛”冲到野鸡墩前的安善渡（今北新泾西北），四、五十名“长毛”骑兵冲到浦东高行、北沙港，他们等于在进行徒劳的努力，惨遭败绩。其时，熟悉地形的清方川沙县、奉贤县民团和清方乡绅雇用的吕宋兵冒雪偷袭申小桥、南桥等处“长毛”阵地，均甚得逞^⑧。

在暴雪倾泻时的上海英租界、法租界、郊县的逃亡地主一批又一批地到英、法驻沪领事馆及其海、陆军司令部，哀请英、法当局出兵去攻打“长毛”。“长毛”可能进入上海在他们心中产生的恐惧要比酷暑厉害得多^⑨。

上海的1862年将会是怎样的呢？殊死苦战的太平军会攻克上海吗？上海人将渡过不吉不祥的岁月，还是将渡过值得喜庆的年头呢？迎岁的是瑞雪，还是罪雪？满天白絮是兆丰年，还是肇凶年？

饱学天文、星相的占卜家在大年初一凌晨交子正之际，仰首细观天象。他们只见风停雪止，寒天忽然开朗，星光辉映，使人顿生气象一新之感。天亮时，又渐升旭日，有祥云西至，盼望两江总督曾国藩从安庆带兵来救上海、打“长毛”的人解释：这表示湘军要从西而来，大清要在同治年中兴了。好事者又玩起历史上一再重复搬演的老伎俩，在过年时教孩童唱精心编造的预言式童谣：

“长毛无法无天，
今交同治元年，
快哉死在目前。”^⑩

至于大清、仇恨“长毛”的人还议论：天象真是有征了。去年咸丰皇帝龙驭宾天，同治皇帝登极后，天空中曾同时出现日月合璧、三辰布瑞、五星联珠之景，这堪称难遇，即使在古昔也应被看

4 第一章 “长毛来啦!”

作是祥瑞,是预兆盛明的祥瑞^①。

难之者则反诘:不对,天象多另有深意,大清江山险矣。咸丰十年七月荧惑入南斗,主国有大难,果然夷兵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咸丰十一年彗星破紫宫,危帝星,果然咸丰皇帝驾崩。至于1861年9月5日五星联珠的异瑞,究竟应在什么事情上,下断言尚嫌过早。占验家也判出:日月与五星合聚于张、轸二宿,张、轸二宿为楚分野,这一奇瑞倒很可能是楚人兴盛的预兆。从广义上说,三江两湖两粤都可称之为古楚之地,上海系古楚春申君黄歇的封邑,上海人年年向春申君烧香磕头,上海人无疑也可称之为楚人,天象显示楚人兴,难道上海从此要更繁昌发达了吗?然而迫在眉睫的则是,这块土地被绝大部分是楚人的“长毛”收复未尝不可能。洪秀全是楚人,连曾国藩也是楚人。洪秀全已经当上天王,已经建起天朝天国;曾国藩浑身长满疥疮,民间早就传说他是巨蟒精转世,他会应天命、膺大位吗^②?

当时上海除了上述民谣,街头巷尾老百姓嘴中吐出的顺口溜是:“壬戌癸亥,人嗥鬼喊”,“壬戌癸亥,翻江倒海”。在各个角落、每个场合,叫人毛骨悚然的高声呼喊和低语唠叨是:“长毛来了!”“长毛来啦!”^③

壬戌年的壬戌二字,用上海话连起来念与“人血”同音,不用说倒霉味极浓。壬为九,戌属狗,应验了“烂堂九,人做狗”这句沪谚。申地赌场,遇到“烂堂九”的牌是要全输、倒赔的。前一年上海城乡有好多怪现象:诸翟镇某秀才拾到一只紫色三足蛤蟆,川沙顾家路发现白雀。六月里地震,浦东比浦西震得厉害,八月里航头镇澡堂里滴血,九月里浦东地生白毛。就在地生白毛的9月12日夜里,上海城乡民人都听到使人心惊肉跳的怪叫声,有点象乌鸦叫、海鸟叫,不知谁说它是鬼啸。占验家据此预测这一年上海有兵燹、瘟疫。在大年初一时,瘟疫似尚未盛行,兵燹已是事

实。“杀机先兆作严寒”，老天爷象是要用超乎寻常的冰雪严寒告诉人们：浩劫临门了^⑭。

暴雪也使上海的洋预言家发出诅咒性的预言：“长毛”要遭厄运了。上海英文《北华捷报》发表社论，以欢呼的口吻说：“从事叛乱的中国人——‘长毛’已被自然界的凛冽神威征服。这是上帝有意采取的特殊行动。‘长毛’的进军已被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天然障碍阻止住。”该报把白色的冰雪比作“长毛”的殒衣。上海的天主教耶稣会外国神父曾把1861年定为“长毛”的凶年，1861年里“长毛”失去了安庆；1862年将还是“长毛”的凶年。一些上海基督教（新教）外国牧师认为：暴雪彻底解除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威胁^⑮。

要说冰雪专门跟太平军过不去，那倒不一定。不到二年前，太平军从天京冲出来破击清军江南大营时，也是冰天雪地。但那时饥寒交迫的“长毛”把号称有雄师十万的江南大营打得荡然无存。不过，要说这场特大暴雪对“长毛”太不利，并不违背事实。长达二十余天的降雪与融雪期，使作为进攻者的“长毛”手脚被缚，却让作为防守者的上海清方、洋人方面获得宝贵的喘息时机。《北华捷报》在暴雪后颇为自慰地宣布：“现在我们可以安稳地抵抗十二万长毛大军了。”^⑯

指挥太平军上海战役的统帅忠王李秀成内心焦灼。他不得不从火线撤退已经围困上海的大军，应他军令从苏、浙各地赶来的大军不能及时抵达上海前线，运送兵员、军需的主要交通工具——大大小小的船只瘫痪了。二年多后，忠王国破被俘，囚禁于大本笼之中，在酷热时疾书自述，回首1862年的这段往事，仍饱含叹息地写道：“苏杭河水浅，下雪冰冻，不能行舟。”他指的是，在江南水网系统内展开的上海战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被冰冻住了^⑰。

是的，交通断绝，供应线、联络线不复存在，纵横交错的河浜、沟渠、大道、小路均被厚雪掩阻，不仅无法行军，连走路都寸步难行。到2月7日，吴淞以东的天灯港还是坚冰在前，清方派军舰用大炮去轰开航道。“长毛”进攻上海必经的浦江下游及其附近河汉，即使在开冻后，一艘小舟若想行船，也必须用利斧在船前凿冰开道，往往随凿随冻。忠王和他的大军厄于困境，陷于窘境^⑧。

忠王至少四易其令，他规定的麾下各部进逼到上海城的期限先后为1月30日、2月6日、2月12日、2月15日等。暴雪不仅使太平军各部不能入预定阵地，且使前敌兵员从十二万降至三万不到。糟糕的是，有的部下显然未能及时接获新的重新布置的命令，仍按照原令行动。浦东战线文报最难传递，2月6日、2月15日二天都有太平军尖兵冲到浦江东岸塘桥码头。显而易见，他们不知道自己孤军深入。2月6日苦战到浦江东岸边的太平军只有十六、七名。2月15日另一小股“长毛”甚至在塘桥码头用民船搭起一截浮桥。他们使清方大为恐慌，然而由于兵力太弱，并无友邻部队配合，法军两艘军舰“勇敢”号、“香槟”号又都赶来炮击，其结果是无谓地牺牲了好多太平军官兵^⑨。

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松江：弗·唐·华尔率领的洋枪队两次伏击“长毛”得手。2月3日，从青浦冒小雪增援松江的太平军约三千人遭到华尔洋枪队的伏击。除了一千二百余拥有来复枪、后膛炮的洋将洋弁和华籍兵丁，清方李恒嵩部二千余名配备各式洋枪的劲旅也参加伏击。在松江城北面五里的迎旗浜，恶劣的气候帮了华尔的大忙，使他得以以逸待劳轻而易举地打败疲惫不堪的“长毛”^⑩。

接着在2月5日，华尔又率原班人马于天马山设伏。一支万余人的太平军及其七百余号船只，落入了火力网。这支太平军来自浙江，一周前尚在杭州，为了不误忠王军令及时赶赴上海前

敌,不顾一切地顶着狂卷的暴雪开拔,艰难迈进。这是一次悲壮的行军,他们或是在厚冰上拖拉船只,或是破冰凿冰让船只得以航行。2月5日时虽然大河道中有部分开冻的水面,但另一部分冰冻未解,大量冰棱冰块冲来撞去,简直比完全结冰的河道还要路途多舛。而岸上的陆路却因冻土开始融化,变得几乎无法行走;加上伤病者的日增,船上挤满乘员,而所有的船都不同程度地破损了。清晨五点钟,在华尔洋枪队的优势火力轰击下,河道内未裂的冰层破裂开,破损的船只一批一批沉没,寒冷、饥饿的太平军官兵大半淹死在冰水中^②。

这是华尔一生中最出风头的英雄事迹。华尔因此被上海的清方人士视为超级英雄。此人究竟算哪一国的人至今可能还闹不大清楚:天马山之战前七个多月时,华尔声明已放弃美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实际上,他要再过十九天,即要到1862年2月24日才正式成为中国公民。1862年内华尔当了一个多月的无国籍者,余下的日子则当华籍美人。奇怪的是,华尔自己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乃至美国政府始终把华尔看作美国公民^③。

正值华尔充当维护中国式东方半奴隶制的英雄时,美国反奴隶制的内战英雄乌·辛·格兰特正率十八个团溯田纳西河而上,打响名垂美国史册的进攻亨利堡垒、唐纳尔堡垒之战。格兰特大获全胜,仅俘虏就近一万四千名。他的胜利使林肯民主政权治理下的北方士气大振,使北方原来因一系列挫折而导致的忧郁情绪一扫而光。由于格兰特在战斗中只同意敌军无条件投降,崇拜者奉献给他“限令无条件投降的格兰特”的外号。林肯总统不顾常规的约束和阻力,将格兰特从准将提升为少将。适成对照,华尔的上述胜利也驱散了上海反“长毛”的中外人士的不少恐惧情绪。上海道台吴煦、江苏巡抚薛焕以至清廷中枢都对华尔刮目相看,正式命名华尔洋枪队为“常胜军”,华尔俨然是“常胜